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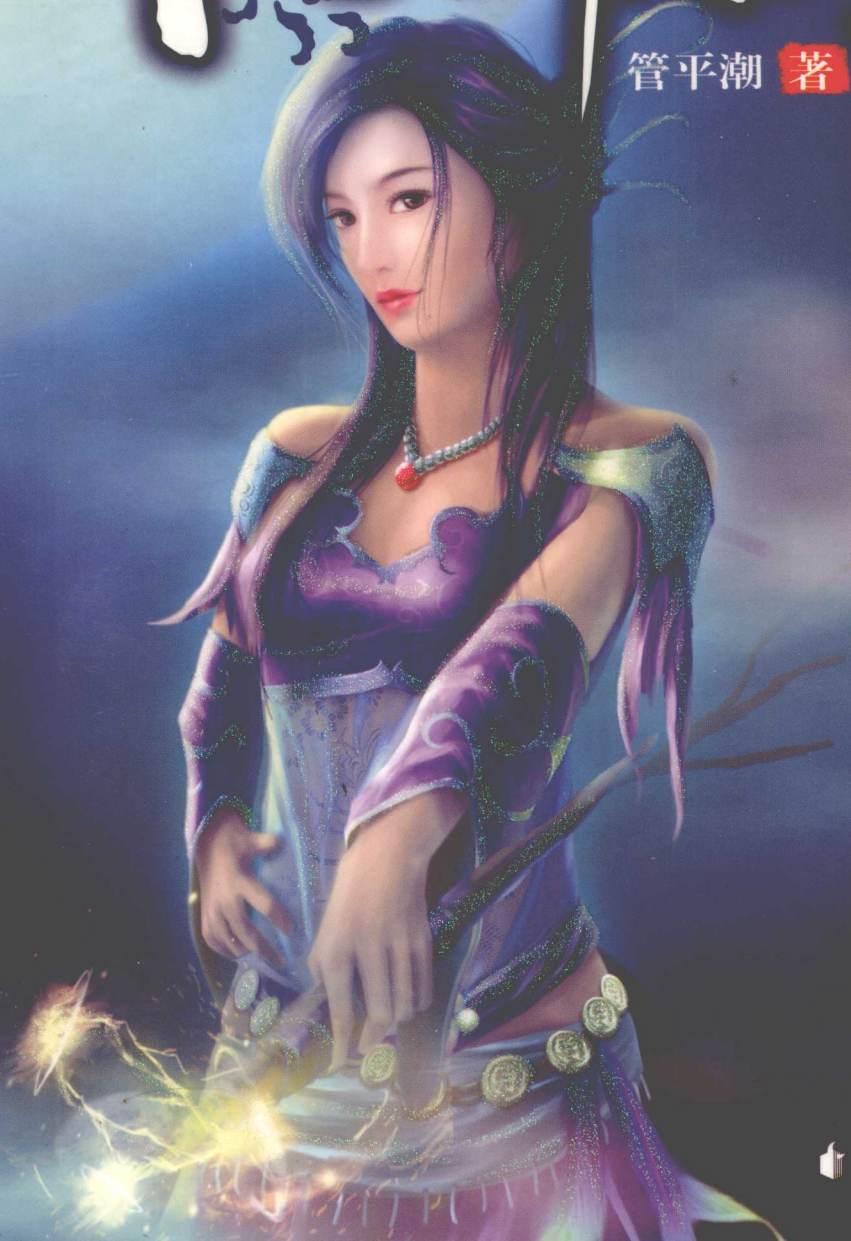
网络原名《仙路烟尘》
后《诛仙》时代仙侠新圣经

幻剑书盟
hjm.net

仙剑问情

6

管平潮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

6

管平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剑问情. 6/管平潮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755-123-2

I. 仙… II. 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3936 号

仙剑问情 6

作 者:	管平潮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张亚鹏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123-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仙剑问情

目录

第一卷

千山雪舞化梅魂

第一章

一片野心，早被白云留住

2

第二章

超俗栖真，岂避玄霭神纓

7

第三章

千山雪舞，默默此情谁诉

13

第四章

冰冻罗浮，芳魂疑似从前

22

第五章

十年藏剑，一朝吼破风云

27

第六章

花惊鸟去，纵江湖之旧心

36

第七章

义无反顾，千万人吾往矣

42

第八章

岂曰无衣？此去与子同袍

47

第九章

鲲鹏附骖，抟扶摇而万里

55

第十章

欲击三千水，拔剑舞天南

61

仙剑奇情

目录

第二卷

神戈鬼电舞天南

- | | | |
|------|-------------|-----|
| 第一章 | 海天如墨，神骑奋入鲸波 | 70 |
| 第二章 | 月魄云牵，曾照当时明月 | 78 |
| 第三章 | 水国问情，谁解绕梦罗襦 | 85 |
| 第四章 | 剑烛沧海，光耀虎狼之师 | 90 |
| 第五章 | 寻幽辟路，想神人之窟宅 | 96 |
| 第六章 | 餐霞饮火，看破梦里当年 | 102 |
| 第七章 | 海日摇波，催来艳阵娇云 | 109 |
| 第八章 | 运筹帷幄，希冀龙战于野 | 114 |
| 第九章 | 七星耀日，壮沧海之威神 | 121 |
| 第十章 | 长鲸附骥，瞰百川之争流 | 127 |
| 第十一章 | 蒲海浪惊，匹夫亦可夺魄 | 133 |
| 第十二章 | 粉汗凝香，美灵气之和柔 | 141 |
| 第十三章 | 混迹尘中，偶入英雄之眼 | 146 |
| 第十四章 | 星光结旆，备朱旗以南指 | 151 |
| 第十五章 | 翼展鳞集，信巨海之可横 | 156 |
| 第十六章 | 寒来帝苑，雪浪若阻征帆 | 160 |
| 第十七章 | 灵木贞香，看她拈时微笑 | 166 |
| 第十八章 | 视我草和芥，报之血与火 | 172 |

仙剑问情

目录

第三卷

巨海苍茫几尘劫

第一章

蛇影杯弓，惊巨澜如逝鸟

182

第二章

吉光片羽，琼心半沉梦痕

188

第三章

涵光凝碧，树欲静风不止

194

第四章

飞鸿戏海，翳华盖以逍遥

201

第五章

寄情鱼鸟，惊魄三生蝶梦

207

第六章

暗澜汹涌，藏沧海之奇势

214

第七章

节外生枝，欲尝四海水味

219

第八章

纤云都净，灵心不作风波

225

第九章

云水淡情，明月步步清风

231

第十章

幽厝媚颜，频催英雄之胆

237

第十一章

行云可托，沾来几许啼痕

244

第十二章

千年魂梦，回眸恰倚东风

250

第十三章

落日金熔，涉云梦之无隙

257

第十四章

劫生歧路，转瞬天外金猊

262

第十五章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269

第一卷

千山雪舞化梅魂

卷首词 落梅惊风

淡淡霜姿淡淡葩，
落梅风外舞幽华。
百年浮梦纷为雪，
一点仙泪滴成花。



第一章

一片野心，早被白云留住



从万山丛中归来，被清凉的山风一吹，醒言激荡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仔细想过灵漪刚才说的话，他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道：

“灵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你问吧。”

倚在肩头的少女轻柔答道。

“是这样，你家爹娘我都没见过，不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只是你爷爷云中君，我却十分知道，他老人家为人洒脱旷达，又非常疼爱你。我总觉着，如果他知道你不愿意嫁给那位南海水侯，应该不会和你爹娘一起强逼你才是。”

“嗯。”

听了醒言的话，灵漪儿应了一声，道：

“你说得没错。我爷爷可不会像爹爹和娘那样，只听着那南海小龙有些名气，又感激他上回一起出兵去魔洲救我，便只想把女儿推出门去。只是——”

说到这儿灵漪却有些沮丧：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前些天爷爷忽然变得慌慌张张，只说了声要云游访友，便匆匆忙忙赶出门去，再也没见到。”

说起爷爷灵漪儿眼圈儿便又有些红了：

“呜……最疼爱漪儿的爷爷一走杳无音信，只剩下他孙女儿在家一个人受苦……”

见她难过，又要落泪，醒言连忙说道：

“对了，灵漪，其实我还有件事情瞒着你；这事情，恐怕有些对不起四渎龙族……”

“啊？”

听闻此言，灵漪顿时吃了一惊；又见他这副吞吞吐吐的模样，龙女立即不安起来，急道：

“什么事瞒我？莫非……醒言你已经有了妻儿老小，却不肯告诉我？！”

“呃，那怎么可能！”

见灵漪瞎猜，醒言不敢再逗她，赶紧说道：

“其实是我要对不住云中君老前辈了；以后这最疼爱灵漪之人，只好烦他老人家换换，换成我张醒言了！”

“……”

见少年惫赖一如往昔，灵漪轻啐一口，却觉得心里无比甜蜜。

闲言少叙；当下醒言与灵漪一商量，便决定先让灵漪在千鸟崖四海堂中住下，让南海水侯提亲之事先缓一缓。等日后探知那位通情达理的四渎老龙君返回洞府，再回去跟他说清楚。到了那时候，他二人就可以正式提起嫁娶之事。

计议已定，这对情投意合的小儿女便驾云光一道，联袂返回千鸟崖去了。

且不提灵漪如何在千鸟崖上安顿，再说在那万里之外的南海之中，在那千顷波涛下，南海龙域里有一处大气磅礴的白玉宫殿，正在周围黑暗的气色中散发着明亮的毫光。这处黑水之中的宏大宫阙，正是南海水侯孟章的寝宫，“临漪宫”。

此刻在临漪宫一角的书房里，一身华美白袍的水侯，却双眉紧锁，正盯着眼前的文册发愁。时不时，他便提起碧玉为管的紫毫笔，在明光四射的白玉版上添添减减，似乎眼前之事十分踌躇难决。

在水侯身畔，还有位梳着双鱼鬢髻的侍女，着一身简淡的柔绿宫妆，仪态俏丽温柔，正盯着自家水侯，看着他一举一动，一抬手一蹙眉，静静的有些出神。

“唉！”

正冥思苦想的水侯，忽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这礼物单子，真是难定！”

见主人说话，娇俏侍女迟疑了一下，便接口柔婉说道：

“侯爷，这样小事，为什么不让别人去做呢？”

“唉，月娘，你不知道。”

见侍女问话，孟章便转过脸来，和藹地回答：

“上回我去四渎送提亲彩礼，那灵儿的爹娘虽然收下，但我看他们脸色，都有些勉强。所以我这回第二次送礼，一定要好好斟酌，不能再假手于人。”

“喔。”

听了孟章回答，这位叫“月娘”的贴身丫鬟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问他：

“侯爷，你真的很喜欢那位灵漪公主吗？”

“当然！”

孟章脱口回答。顿了顿，看了看侍女脸色，孟章又笑道：

“月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孟章虽然武功盖世，但也是至情至性之人。你们姐妹间，也该听说过‘雪笛灵漪’的名号。灵儿艳名，早已传播四海；在水族之内，雪笛灵漪几乎和我孟章辛辛苦苦拼杀来的威名相当。”

说到这里孟章正是两眼放光：

“放眼我四海龙族，配得上灵儿妹妹的，也只有我南海孟章了！”

“嗯。侯爷和四读公主，确实是天作良缘……”

“呵呵。”

听月娘附和，孟章笑了笑，换了温柔语气说道：

“月娘，你自幼便一直服侍我，有些事情也不瞒你。其实这回与四读结亲，娶得那四读公主让海内艳羨，只是事情之一面；另一面，则是我孟章可借这机会，入主四读水族！”

说到这儿，孟章的语气便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

“月娘你恐怕不知道，那名声不响的四读龙族，却总领整个内陆水系，辖内河川纵横，物产丰富；四读麾下，名义上又有数百位江神河伯，势力着实雄厚。只是，四读一脉，空有如此势力，却不知善加利用。那四读老龙，早已渐老昏聩，据报整日只知出外云游，也不知管束手下那些湖神河伯；而他单传龙子洞庭神君，虽然为人方正，但才能却只是庸碌，凡事只顾小节，实在成不了大事！”

指点一番，孟章言语间变得有些憋屈：

“而我南海孟章，有心干出一番大事业，将我神龙一族的威名传遍三界，却因时势所限，空有壮志雄心，却只能局促在南海这一小小浅潭之中。数百年经营，我南海虽有四岛十三洲之地，又收服猛将神怪如雨如云，却还要费心费力，替其他龙族抵挡鬼族的侵攻，落不下分毫好处，实在是不甘心！”

说到此处，孟章忽然神色一振，满面红光地说道：

“如果我孟章能入赘四读龙族，成为四读龙婿，就可不费一刀一枪，总领南海四读两大水系。到时候，不仅那烛幽鬼方变成下酒小菜，就算是荒外魔界、天外仙都，我孟章一脉也都有一搏之力！”

“嗯。这些我都不大懂……”

听得主人豪言，月娘应了一声，却有些迟疑：

“我却有些害怕……”

听了孟章豪言壮语，若是换在往日，月娘早就觉着应该敬佩才是。只不过今天不知怎么，听了他这番肺腑之言，月娘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只不过，润泽的朱唇才动了动，刚想说点什么，却见主人已将文册一丢，站起身来俯下看她：

“小月儿，别担心。我孟章最喜欢的人，还是你呀！”

“可是……”

“唔唔。”

下面迟疑的话儿已说不出来，因为俏丫鬟的樱唇，已被一股强大的热力堵塞……

略去南海水底情事不提，再说罗浮千鸟崖上。向来无所顾忌的四读公主，自被醒言挽回到千鸟崖上，再见那两个熟稔的女孩儿时，却变得好生忸怩。只不过雪宜、琼彤却想不到那么多，一听堂主说灵漪以后就要住在千鸟崖上，她俩立即如穿花蛱蝶一般，忙上忙下，帮灵漪在西侧空屋中整理出一间洁净的闺房来。

等灵漪在四海堂中住下，这千鸟崖便平添了几分生气。让醒言有些过意不去的是，龙女自从住下后，便不顾自己本来的尊贵身份，而按着当时世间的习气，和雪宜一起操持家务来，说是要让醒言好好安心修炼读书。那些四海堂中日常的洒扫烹煮，基本都是她和雪宜一起分担；虽然开始时有些生疏，但跟雪宜学了一阵，龙公主便也渐渐熟悉起来。

而这时候，原本容妆华贵的龙女，已是入乡随俗，一身荆钗布裙；虽然容仪举止依旧高贵如初，但装束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见得如此，醒言心下便甚是愧疚。

又过了大约四五日，这一天上午，正当醒言在袖云亭中读经时，灵漪与雪宜二女便端着瓦盆，一起到东壁冷泉边清洗盆中的青菜。见得这样，醒言终于找得机会，赶紧放下手中经卷，准备上前帮忙。

谁知，刚到了近处，灵漪儿便将他挡回，说是他该去好好阅览经书，早日领悟师门的高强法术。见醒言盯着瓦盆还有些迟疑，慧黠的龙女便嫣然一笑，说道：

“醒言不用担心，我和雪宜妹妹都不怕冷水。现在天气炎热，正好清凉火气。”

此时二女正是衣袖高卷，雪腕玉臂浸在冷泉中依旧洁白如藕。见灵漪笑语晏晏，丝毫不以为苦，醒言更为歉然，忍不住说道：

“灵漪，是我带累你过这样清苦的生活——”

“嘻，没事。”

龙女神采飞扬，丝毫不以为意：

“醒言，昨天我翻看你的书卷，不是有一句话说，‘心之安处，即是吾乡’？我觉得这儿就是我的家室故乡！”

说完，龙女便朝愁眉苦脸的少年扮了个鬼脸。见得这样，醒言也不再多言，开颜一笑，便又回返袖云亭中看书去了。

等他走后，灵漪便与雪宜接满泉水，端到四海石居的石阶前浴洗青菜。此时正是六月天里，安心做事的二女身前，正是落花满地；而她俩的发髻乌鬟上，也沾上了缤纷的花片叶茸，只是专注于手中活计，一时也没察觉。

过不多久，一早出外闲游的张琼彤也回返千鸟崖；跟哥哥姐姐们问候一声，琼彤

又和往常一样，立到石坪西南侧那株杏树下，仰起小脸，盯着满树的青杏怔怔出神。

这期间醒言偶尔读累，抬头看看，便发现那个小娃娃，眼光正盯着枝头那只最大的青杏，嘴角垂涎欲滴，神色踌躇，似是有什么事情十分难决。

见琼彤这般馋嘴模样，醒言习以为常，只笑一笑，便又开始继续阅读手中未完的经卷。

又过了一小会儿，忽然想起来，他便又抬头看看，却发现枝头那只最大的青杏已经不见，而树下的小娃娃手中已多了一只青杏，上面还缺了一大口。再看看她脸上……

“哎呀！”

瞧见琼彤被酸得龇牙咧嘴直吸气，醒言赶紧扔下手中经册，奔过去将她拉到冷泉畔，给她接水漱口。

此时正在门口干活的二女，见琼彤妹妹仍然将青杏紧紧攥住，舍不得扔掉，雪宜便暂放下手中活计，过来拿过青杏，又飘然离地去果树上摘得十几只杏果，兜在衣裙中拿回厨房，细切成片，用砂糖腌在细口瓮中。细心温柔的梅雪仙灵跟哭丧着脸的小娃娃保证，用不上五六天，她就能吃上酸甜可口的青杏脯。

略去这样的家常琐事；自灵漪住到千鸟崖后，这四海堂中确实多了许多情趣。曾经有一天，琼彤不小心打碎一只细瓷碗，灵漪便施法术，将那些薄薄的青玉碎瓷片钻上孔，用细麻绳串起，一只只悬在屋檐下的燕巢边。自此每有清风横崖吹过，这些碎瓷片便“丁丁零零”响成一片，就好像悦耳的磬曲一样。特别是每当那风雨之夜，这些碎片瓷铃更是流韵锵然，助人睡眠。

“山中不知时日过”，在这些琐碎的日子里，醒言也常常带着几位女孩儿去罗浮山中游玩。有了常去山中嬉闹的小琼彤，四海堂中人只需将心中所想的景致描述一二，小丫头总能分毫不差地给他们来个“仙人指路”，找到合适的景物。

这样的日子，悠悠闲闲，不知不觉便已是半月过去。似乎只是一转眼，就到了七月头上。这一天，听了琼彤建议，醒言便和灵漪她们结伴去东南山中观赏那片好看的瀑布花林。一路行来，看看四下里，山色浓绿，水潭清碧，山潭倒影中不时有雪白的山鸟和悠悠的白云一起飞过，正是那“云肥鹤瘦，水淡山浓”。

与丽人同行，看着这山色清幽，又听身边涧水訇然而鸣，与树间的山鸟互相应和，此情此景，本应是赏心悦目。只是此刻行走其中，醒言心中却隐隐有些忧愁。

和身边这几位无忧无虑的女孩儿不同，自那一回和龙族公主定下三生鸳盟，四海堂主心中便一直有些愁虑：

“唉！身处在这这样清丽如画的景色之中，不知何日才能悟得那‘天地往生劫’？”

一向淡泊悠然的四海堂主，为习得这威力无比的上清神技，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急迫！

第二章

超俗栖真，岂避玄霄神纓

这一天，一大早起来，灵漪便和雪宜结伴去深山里采草药去了。大约将近午时，等她们回来后，却远远看到她们那位张堂主正在石坪树荫底下，拿着根木头左右端详比画；在他身前还摆着一张条凳，凳上搁着只木刨，旁边靠着把锯子。在他身旁地上，则是满地的木屑刨花；刨花中还摞着四五块长条木板，平整光滑，颜色新鲜，想来是刚刨过不久。

等从山径上走近石崖，便听那位四海堂主喊道：

“琼彤，把那本《木工图册》再拿给我看看！”

听他召唤，正在玩锯屑刨花的小琼彤赶紧“噢”地应了一声，立起身拍拍手，飞快跑到袖云亭中，把哥哥之前仔细研究的那本《木工图册》抱来递给他。

见醒言忽然忙起了木匠活，灵漪觉得好生奇怪，没等放稳草药篮便好奇问道：

“醒言，你这是在干吗？”

“灵漪回来啦，我这是想给琼彤打张矮一点的梳妆台。”

原来，前些天帮灵漪布置卧房时，醒言曾去飞云顶撞事堂领来一张梳妆台。当时，他也想顺便帮琼彤领张矮一点的，因为一直以来琼彤都和她雪宜姐共用一张梳妆台，只是她身量娇小，每次使用总有些不便。醒言看在眼里，便想着帮她顺便领张高矮合适的。只不过，问过撞事堂的清云道长，才知道堂中仓库里没有更小的女梳妆台。

当时，望着琼彤有些失望的表情，醒言便发了狠，准备自己动手做一张。因此，今早得了空闲，他便去飞云顶上跟清云道长领了两段上好梨花木料，借了套刨子斧锯，又央求清云找来一本《木工画册》，便准备亲自动手给琼彤打一张梳妆台。

听醒言说明原委，又见他满脸是汗，雪宜自然赶紧回屋去拿来布巾，去冷泉边拧好送来给他擦脸。只不过灵漪却一直站在原地不动，只在那儿掩口偷笑。见她这样，

醒言奇怪道：

“灵漪，你是不是笑话我木工粗糙？我才刚刚来得及锯出五片木板呢……”

“不是啦！”

见醒言有些沮丧，灵漪忙住了笑容，正色说道：

“是这样，我只是笑你不知道，要添家居摆设，何必一斧一锯自己动手操劳？”

“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该下山去买？”

“不是，我是说——”

灵漪儿盈盈一笑，道：

“醒言你忘啦，我可是位无所不能的龙宫公主哦！”

“呃……这是啥意思？”

“嘻，你跟我来！”

一声召唤，灵漪便带醒言走进琼彤和雪宜合住的闺房。

说起来，虽然醒言和雪宜、琼彤住得相距只有咫尺之遥，但她俩的屋子，醒言平时倒不经常进去；此刻进屋一看，发现屋里陈设虽然简朴无华，但在雪宜勤力收拾下倒也洁净淡雅。

“这是要做什么？”

醒言见灵漪进屋后，望着雪宜那张梅花雕镂的梳妆台不住打量，片刻后便闭起双眸，略略低头，玉手合拢，口角微动，似是正在念什么咒语。此时这四读公主，两道娥眉细弯如月，眸边长长的睫毛随着她口中的默念，正一下一下地颤动。见这模样，醒言忍不住想道：

“呵，灵漪这样子，也十分端穆姣好。”

正在欣赏女孩儿容颜，却冷不防她突然睁开双眼，娇叱一声：

“变！”

口中娇叱之时，裙袖便朝前飘飘一拂——只见得一片星光般的流光幻影中，雪宜那张梅花妆台的旁边，忽然间无中生有，一座小小的清漆梳妆台平地而起，上面浮雕着片片青竹叶，造型十分巧妙可爱。

“琼彤有自己的梳妆台喽！”

目睹此景，一直在旁边翘首以待的小娃娃顿时拍掌大叫，欢呼雀跃不停。

“灵漪你真厉害！这台子大小款式正好，真省去我一番辛劳！多谢了！”

醒言惊叹之余，真心感谢。

“谢谢灵漪姐！”

琼彤也跟着哥哥向龙宫公主甜甜道谢。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被这兄妹俩一起称谢，灵漪也是格外高兴。心情大快之余，她决定再接再厉。于是，此后在张堂主目瞪口呆的观摩中，神通广大的龙族公主一再努力施为，不到半炷香的工夫，便将这四海堂三间卧房的里里外外全都作法一遍。几乎就在片刻之间，醒言入住两年多的四海堂便旧貌换新颜！

“这……”

望着眼前的陈设，醒言却有些迟疑：

“是不是太奢华了？”

望着自己房中窗明几亮，满屋都是珠玉珍宝的装饰，醒言一时又惊又喜。

“奢华吗？还好吧！这还算简朴啦。”

自小锦衣玉食的龙女，只觉得眼前这些只是小小装修，实在不算奢侈。她也顾不得和醒言多加探讨，此刻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将眼前窗户好生端详一番，龙族公主便道：

“嗯，这方窗不好看，要改一下。”

话音未落，灵漪衣袖一甩，那片长方窗户上便是一道银光闪过。

“醒言你再看看，现在这个好看吗？”

“不错！”

朝她的劳动成果看去，醒言只见原本那长方窗户已被龙女改造成拱曲形状，有如扇面一般。等他在桌案前坐下，朝窗外望去，只见千鸟崖前那一片云影山光，正好被含在这片曲窗之中，看去就好像一幅扇面题写的山水，只是更多了几分天然的韵致。

“妙极！原来灵漪真是冰雪聪明！”

没想到这位养尊处优的娇贵公主，居然还能这般匠心独运；醒言此时正是真心赞美。听他这样称赞，灵漪儿却嗔道：

“哼，你才知道！”

此时少女正是粉靥霞红，嘴角微翘，看似娇嗔，内里却着实欢喜。

此后，看过自己书桌上那一尊新添的白玉假山笔架，又在那张新置的象牙冰簟凉席上试了试清凉程度，醒言便和这几个兴奋的女孩儿，将四海堂其他几间新装修的居室细细观赏一遍。等看完所有新居，醒言心中倒有个疑问，便问道：

“灵漪，有些奇怪，我看这几间屋中都有花架花瓶，但这些细颈美人瓶中，怎么都没插上鲜花？”

“这……”

被少年问起这个，龙公主赧然答道：

“其实我现在只会变些家居装饰；要变出鲜花那样的活物，我还得再学！”

“噢，原来如此。”

瞧着灵漪懊丧的样子，醒言安慰道：

“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没有鲜花正好；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山中采花，到时候再来见识见识你们插花的本领！”

闲言略过；到了这天晚上，用过晚饭，洗沐完毕，灵漪走出石居，仰见头顶苍穹上星光满天，便清兴大作，搬出白天刚给自己变出的那架“水仙”古琴，让醒言帮她摆到四海堂前的石坪南边。

等支好琴架，调好琴弦，一身白裙的龙族公主便蜷侧在古琴前，对着星光下山色浩渺的罗浮洞天，开始抚琴一曲。

缥缈的天籁，从少女的指尖流淌而出，铮铮淙淙，宛如流水清音，随着夏夜的晚风轻轻飘卷，掠过她柔顺披垂的青丝，飞上袖云亭巅，又飘飘摇摇飞向无尽的远方，回荡在这夏夜的空山。幽曼转折的琴音，仿佛会聚了她所有的旖旎与情思，所有的空灵与澄澈，一起在这五百里洞天寂静的夜空中，轻舞飞扬……

弹拨挑抹，心神俱与；曲至深处，便是情至浓时。一曲飘摇的曲调即将奏完，长发飘飘的少女已是魂动神摇。

曲近终时，这位水中而来的仙灵便散漫了拂弦，轻启朱唇，抚琴歌唱：

“辞洞庭兮别青鸾，舟楫逝兮仙不还；
移形素兮蓬莱山，呜咽伤兮仙不还……”

一曲歌罢，心神俱醉的少女反复咀嚼最后三字，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样半带哀愁的夜晚过去，大约两三天，千鸟崖上却传来一则喜信。原来，两年多前曾和醒言、琼彤一起在南海郡帮助官府剿匪的天师宗弟子林旭、张云儿，半年前已结成夫妇。这一回，这对新婚道侣一起来到罗浮山上，亲自将这个喜讯告诉当年的好友故人。在四海石居中，再看见这对已成夫妇的故友，醒言自是万般高兴。只是在恭喜之余，见到当年那个与他说话最易脸红的羞涩少女，现已变成人妇，少年堂主的心中，不知怎么竟有些怅然，仿佛有些沧桑之念。

当然，为自己传递喜讯之余，林旭夫妇见醒言身畔三女环绕，个个容貌仙丽超绝，也自然少不得一番打趣。和妻子那番羞涩不同，林旭问自己心目中这位智勇双全的四海堂主，既然现已“喜相逢”，不知何时“好事近”？

等三天多的笑闹过后，送走这对幸福满面的林旭夫妇，日子便到了七月中旬。到了这时候，即便罗浮洞天中四季如春，此时也颇有几分炎热。

这一天早早吃完午饭，见空气烦闷，静不下心研读经书，醒言记起前日之约，便跟灵漪她们说了一声，一起去山中采花去了。

下得千鸟崖，在罗浮幽静的山道中行走，头顶浓绿的树荫遮挡住炽烈的阳光，让人感觉不出一丝闷热。空山清幽，微风细细，此时只有树丛中那一声声不知疲倦的嘶

嘶蝉鸣，还在提醒着他们现在正是夏日。

就这样悠悠行走，也不知走了多久，醒言鼻中忽然闻到一缕桂花香气。闻到桂花香，醒言转脸跟身旁的女孩儿说道：

“灵漪可能知道，在我家乡，桂花要八九月才开。”

“那现在是八九月了吗？”

琼彤仰脸问道。

“不是，现在还是七月。”

醒言望了望前边那片开着浅绿小花的桂树林，笑道：

“琼彤小妹，你再耐心等几天，就可以请雪宜姐给你做桂花糕吃了！”

“桂花糕？太好了！”

听了哥哥的话，琼彤赶紧东张西望，要努力记住这附近的地形。

说笑之间，迤逦向下穿过这片初开的桂花林，醒言几人便到了一片广大而幽深的山谷。此刻在他们眼前，这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幽谷中正开满绚丽的野花，一片缤纷烂漫，宛如花的海洋。

“我们就在这儿歇脚纳凉！”

见这片幽谷清静宜人，满眼鲜花绚烂，醒言和几个女孩儿便决定在此歇脚。在花海中找了一处绿茵草坪坐下，他们便开始欣赏起眼前的美景来。

“多好看的蝴蝶！”

才坐下没多久，琼彤看见一只彩蝶翩翩飞过，便赶紧蹦起来追上去，想要扑来一起玩。

“别走远了。”

醒言提醒一声，便由她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闻着眼前花谷中扑鼻的香气，醒言也坐不住了，招呼一声，便和灵漪、雪宜一起去花海中徜徉追逐，尽情笑闹玩耍。

玩闹之余，他们也不忘此行的目的；行行走走，挑拣眼前的山花，醒言忽见左前方一片火红的花草中，有一株野花花瓣玉色晶莹，正随风摇曳，十分可爱。见得那花生得奇特，醒言便走过去，小心摘下，回身递到灵漪跟前，一脸灿烂笑颜：

“灵漪，这花送你。”

“我给你戴上？”

“嗯！”

灵漪略红了脸，应了一声，便将螭首略低，让醒言将花插在发间。

等醒言插戴完毕，上下端详自己时，灵漪便凝睇含笑，提醒他：

“雪宜妹妹呢？”

“哈！当然也有。”